

爱怨双龙剑

原著 王度庐 改编 王嘉谋 昌盛 王莹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爱怨双龙剑

原 著 王度庐

改 编 王嘉谋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昌 盛 王 莹

爱 怨 双 龙 剑

原著 王度庐

改编 王嘉谋

昌 盛

王 莹

责任编辑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辉县市 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 开本 8.375 印张 167 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610册

定价 3.50 元

统一书号ISBN7—80538—182—8/I·70

内 容 提 要

镖师张三见宝起意，暗杀陈伯煜，抢走苍龙腾雨剑，为避仇家追踪而匿名乡村。陈女秀侠携白龙吟风剑闯荡江湖，誓杀张三，为父报仇。秀侠先被贼人劫持，又被女盗红蝎子截夺，后在患难中结识了一位侠骨英风的青年张云杰，不料此人竟是张三的养子！张云杰路遇红蝎子，红蝎子把一片痴情都倾在他的身上，并冒风险进北京寻找张云杰，无意中又碰到了陈秀侠，陈、张、红三人之间展开了恩恩爱爱曲曲折折的矛盾和纷争，爱恨交织，生死两难。书中既有缠绵悱恻的情意，又有慷慨侠烈的英风，恩爱怨仇穿插其间，高潮迭起，出人意外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韩家屯侠客夸宝剑 米家集恶徒起贪心	 (1)
第 二 回	锦林村陈家初吊祭 荒山冈弱女遭贼擒	 (18)
第 三 回	红蝎子夺剑救少女 陈秀侠贼穴受凌辱	 (35)
第 四 回	同相怜月下慰芳心 惧大祸雪夜遁飞骑	 (52)
第 五 回	双钩手仗义敌巨盗 法弘尼慈悲收新徒	 (69)
第 六 回	海潮庵苦心练绝技 战名侠初次露锋芒	 (86)
第 七 回	报父仇侠女走江湖 除恶霸夜探薛家庄	 (103)
第 八 回	奇男侠女两相倾慕 斗粟尺布对剑反目	 (120)
第 九 回	惩强横挥拳歌舞场 寻名媛夜进太行山	 (137)
第 十 回	张云杰无心恋佳丽 红蝎子有意献温情	 (155)

- 第十一回 黄花女懵懂落漳水.....(172)
远游子探亲返京郊
- 第十二回 陈仲炎惘惘结新友.....(190)
张云杰有意释冤仇
- 第十三回 陈秀侠倾心堕情网.....(208)
红蝎子眷恋夺情郎
- 第十四回 恩怨交织再度分手.....(228)
含辛茹苦终报大仇
- 第十五回 遇危援手宿怨冰释.....(247)
苍白二剑共归有情

第 一 回

韩家屯侠客夸宝剑 米家集恶徒起贪心

百余年前一个初秋的早晨，濒临黄河北岸的原武县，一阵阵狂风吹得黄沙扑面，遮天盖地。河水咆哮，波涛翻滚。空中阴云密布，低沉着象要压上屋顶。随着一声炸雷，豆大的雨点直泻下来，风雨交加，一阵紧似一阵。树木在风雨中东摇西摆，象要被连根拔起。河里的浪头更高了，犹如一座座小山，拍打着堤岸。摆渡的船只都收起帆篷，躲进了避风港。

韩家屯通往渡口的官道上，有一个大汉冒雨策马飞驰。尽管这匹马跑得很快，马蹄溅起的泥水弄了他一身一脸，他仍然不停地挥动着马鞭，直到黄河岸边才勒住丝缰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拢目光向码头张望，象要寻找渡船。可恨天公不与人作美，宽阔的河身里只有混浊的黄水，再也看不到一只渡船。这个人面逞焦急之色，不禁哀叹了一声，仰头骂了几句，又朝河里看上几眼，无可奈何，垂头丧气地拨转马

头，打算回韩家屯小镇暂避一时。

这个人骑着马无精打彩地向回走。突然，他透过雨帘发现迎面来了一匹黑马，马身上坐着一位大汉，虽然看不清骑马人的面孔，但他仍吓得心惊肉跳。要想躲避已然不及，急忙甩镫离鞍跳下坐骑，一伸手抓住裹在行李卷中的刀柄，瞪着惊恐的双眼，注视着来人。

骑黑马这位年约四十多岁，浓眉大眼，一部短茬黑胡须。头戴大草帽，身披油布青衣，面带一团英气。来到近前，看了看先来那一位，扬鞭一指问道：“喂，那边有渡船吗？”

这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随口答道：“没有。风大雨大浪也大，船都躲起来了。”“看来只好在这儿歇一天了。”又来这位一边说着一边拨转马头，不紧不慢地往回走。

先来这位也跨上了他的黄骠马，跟在黑马的后边，朝韩家屯走去。他一边走一边不住地打量前边那位，见他腰悬一口长剑，剑鞘看上去长有青锈，马身上没带行李，不由暗自猜测：不知此人是保镖的？江湖上干黑活的？还是专为追我的？心中狐疑不定，也不敢多问，相随着来到小镇。

韩家屯这儿只有三家客店，因为下雨，两家都住满了，他们俩住在了龙家老店，各要了一个单间。

骑黄马那位洗罢脸，换了一套干衣，坐在桌旁想着心事。突然，他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急忙探头朝院里瞧了瞧，这才稳稳心神，暗自想道：我何不同那人套套近乎，摸摸他的底细，也好心中有数。于是虚掩上屋门，来到对面客屋。

这位正在擦拭他的宝剑。见有人进来，急忙把剑锋入

鞘，放在桌头，双手一拱道：“仁兄请坐。”“谢座。小弟多有打扰，望兄台谅解。”“哪里哪里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嘛，何言打扰二字！”

两人逊坐之后，进来这位问道：“恕小弟冒昧，不知兄台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，冒雨赶路，有何公干？”

那人坦然道：“承蒙仁兄下问，兄弟贱姓陈，草字伯煜，家住新蔡锦林村。近来在京畿几位朋友那儿住了些日子，要回家过中秋节。不知仁兄台甫怎么称呼？”

进来这位听罢，面露惊异之色，不禁肃然起敬，站起身拱手说道：“哎呀，想不到在这儿遇上了铁掌陈伯煜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兄弟张雁峰，江湖人称宝刀张三，现在北京广达镖店做镖头。”

张三说罢，面露欣喜之色，他认为自己的名声也不小，希望陈伯煜奉承几句，要那样就可以在人前夸耀了。谁知陈伯煜是正直之人，他想了想，没听说过什么宝刀张三，遂漠然说道：“原来是张兄，久仰，久仰。”

说起这个张三，他原是信阳州人，自幼习武，能使一口短刀，三五个人近身不得，不过在武林中只是个第三流的角色。现在北京保镖，两年来积攒了百两银子，告了个假，打算回家过中秋节。在他路过邢台县鲁家庄的时候，由于多喝了几杯酒，戏台下摸了坐在看台边的一个女人的小脚，这一下惹出了大祸。原来这女人是铁棍鲁阴松的夫人，鲁阴松现在彰德府衙当差。鲁府家人见张三调戏他们的大奶奶，无不大怒，一声呼哨，扑过来五六个如狼似虎的壮汉，围定张三拳

脚齐下。张三急忙抽出腰刀，砍伤了四个人，骑马逃脱。

张三并不知道鲁阴松的厉害，离了鲁家庄，缓辔而行。鲁府派出三个家人，两个在后边尾随，一个骑快马到彰德府送信。鲁阴松闻讯气冲两肋，张三一到彰德就被截住了。两个人言无数句，各拽兵器，当场动手。鲁阴松把齐眉棍一举，力劈华山当头便打，张三转身躲过了这一棍，随手一刀反背朝阳直劈鲁阴松的前胸。鲁阴松把大棍一横“当”的一声，只见火光四溅，把张三的刀给磕回去了。张三急忙抽刀一看，幸喜刀锋没有损伤，可是手腕已经发麻，就知道鲁阴松并不好惹。再看鲁阴松背后，还站着六七个壮汉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手握刀剑绳索，等着拿人。

张三心中害怕，暗自琢磨：我不能在这儿栽跟头，干脆，三十六计走为上，逃走得了。想走走不了哇，鲁阴松那大棍象怪莽一样缠着他，不到十招就逼得他手忙脚乱，看看就要被擒。张三知道这个时候若是稍一失神胜负就会立见。他稳住心神，勉强招架着，边打边往后退，退来退去就退到了黄骠马前。他大吼一声“刷刷刷”一连三刀逼退了鲁阴松，急忙打箭步蹿到黄马跟前，手抓丝缰飞身上马，两脚一磕马镫，这匹马一声长鸣，象离弦之箭绝尘而去。鲁阴松没料到张三会逃走，追赶已然不及，只好破口大骂了一阵，回去勒马再追。

张三虽说逃离了彰德，仍然心有余悸，路途之中听到后边有马蹄响，就怀疑是鲁阴松追来了；看到带刀带剑的人，就疑忌是鲁阴松的帮手，真成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了。他是

匆匆如丧家之犬，慌慌似漏网之鱼。马不停蹄地向前奔驰，原以为过了黄河就会安全些，谁知又被隔在了这个小镇！急得他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坐卧不安。猛然间想起了同来住店那位，看他带着口长剑，说不定也是练武的行家，何不找他套套近乎。交个朋友，倘若鲁阴松找到这儿，他也不能袖手旁观哪。就这样他来到了陈伯煜的屋子。两个人一通名姓，简直把张三乐得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；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铁掌陈伯煜呀。这个朋友我算交着了！

张三这个人本来比较吝啬，今天却大方起来，让店家备来了一桌酒席，同着陈伯煜对饮。陈伯煜略为谦让，便坐了上首。张三左一个陈大哥，右一个陈师傅，象对待老师一样，给陈伯煜敬酒夹菜。

两个人喝了一阵儿，张三说道：“陈大哥，您老人家的

大名，我是早有耳闻，知道您一双铁掌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您老同别人交手，从不动用兵器吧，要不怎么带着一口生锈的宝剑呢？”

陈伯煜看到张三对自己比较恭维，加上多喝了几杯，便笑着说道：“张兄过誉了。岂不知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能人背后有能人嘛！我陈伯煜怎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呢！要说我这口宝剑，嘿嘿，剑鞘虽不起眼，剑锋可利着呢！张兄请看。”

陈伯煜说到这儿，一探身由床头拿起宝剑，摠绷簧呛啷啷抽出了三尺钢锋，张三不由得大吃一惊：只见阴森森冷风扑面，光闪闪寒气逼人，他虽是走南闯北的镖头，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宝剑，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。

陈伯煜心中十分得意。又喝了一杯酒，把宝剑还匣，问道：“张兄识得此剑吗？”张三摇了摇头。陈伯煜哈哈大笑，夸耀说：“告诉你吧，这是一口宝宝剑，善能斩钉截铁。它随着我闯荡江湖二十载，经历了无数次格斗，还没有丝毫损伤呢！”

张三听着听着，两眼直勾勾瞅着苍龙腾雨剑发呆。陈伯煜又问道：“张兄号称宝刀，一定有稀世之宝了，何不拿出来让兄弟一饱眼福。”

张三似乎刚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哈哈两声说：“兄弟那口刀是朋友送的，绰号也是旁人起的，在你老兄面前哪敢妄称宝刀二字。既是陈师傅要看，我就把它拿来，博您一笑得了。”

张三说罢，回屋取来了腰刀，面露骄矜之色，笑吟吟捧到陈伯煜面前。陈伯煜接过来一看，见是绿鲨鱼皮鞘，金吞口银什件，大红灯笼穗。抽出再瞧，刀片雪亮，光芒四射，背厚刃薄，中指弹了弹，瑯瑯有声，用手掂了掂，有些分量。

陈伯煜看罢，微微一笑，递还张三道：“你这口宝刀确实不错。怎么样，咱们俩比试一下兵刃吧？”一边说一边抓起苍龙腾雨剑，呛啷啷拽出了三尺钢锋。

张三心想，我这宝刀虽然不能削铁如泥，也是吹毛利刃，加上分量重，不至于输于他那把宝剑。又一想，万一他那口剑真能削铜斩铁，把我这口刀给削断，我可就连人都丢到家了。想到这儿他就有点犹豫。陈伯煜却站起身，右手一摆挽

个剑花，向着张三的宝刀挥去。张三见剑来了，本能地举刀一迎，只听“呛啷”一声，再看张三那口刀，已经断为两截！

陈伯煜不由得哈哈大笑，拍着张三的肩膀说：“兄弟太冒昧了，不想你这把宝刀却断送在我的钢剑之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改日我再觅一口好刀，亲自送到府上。”

张三只羞得面红耳赤。听了陈伯煜这句话，更加愤恨，觉着这是一语双关，不只是宝刀断了，而且连人也输了。张三一赌气把那半截刀也扔在地上，恨不得揪住陈伯煜厮打一场。又一想，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，陈伯煜的铁掌一下子能拍碎石狮子的脑袋，我跟人家打斗，还不是绵羊斗恶狼啊！干脆，忍下这口气，等有机会再说吧。他强作笑脸说：“刀断了算什么，我今天能交上你陈铁掌，又赏识了你的宝剑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两个人重新坐下饮酒。张三心中不快，酒入愁肠，一会儿便东摇西摆，带了醉意，陈伯煜搀扶着他回屋休息去了。

张三迷迷糊糊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忽听有人拍打窗子，高声叫道：“张兄，河里有船了，咱们一块儿走吧。”

张三一听是陈伯煜的声音，暗自骂道：“他娘的，你那鸟剑毁了我的宝刀，还要挖苦人，觉着我好欺负吗？哼，早晚我要出这口恶气。”他不想同陈伯煜一块儿走，转念一想，自己连一件防身的兵器都没有，倘若鲁阴松追下来怎么办？还得拉上陈伯煜，让他替我抵挡一阵。想到这儿他才说道：

“是陈大哥吗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“刚过午时。过了河若

是马快，晚间可以到许州投宿。”

张三心想，只要到了许州，那儿有我的朋友，鲁阴松再来也不怕了。想到此他翻身起来，收拾好行李，让店家牵过马匹，算完店帐，同着陈伯煜离了龙家老店。

这时候风已经停了，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不过小多了。河边已有了渡船。两人带马上了一只小船，悠悠晃晃到了南岸。小雨停住了，到处都是泥泞。两人各自跨上坐骑，张三慌不择路，甩手一鞭，黄骠马踏着泥水向南驰去。他走了一段路，听不到后边声响，扭头一看，陈伯煜约在半里之外，那匹黑马慢慢腾腾的走着。张三只得勒住丝缰，大声呼喊：“陈大哥，快点啊。”

陈伯煜仍是有紧没慢地走着。虽然他不断抽鞭子，可是那匹马不知是老了还是十分疲倦，却怎么也跑不快。张三只好走走停停。一个多时辰过去了，大约才走出三十多里路。

张三心中有事，不时侧耳细听。忽然，他隐隐约约听到背后有马铃声响，扭颈回头一瞧，果然有两匹快马飞奔而来。虽然离得远看不清来人的面目，但他凭感觉已猜测到是什么人来了。吓得他心惊胆颤，面如土色，抖丝缰说了一声：“陈大哥快跑！”两腿一夹马肚便蹿出去三丈多远。陈伯煜大声说：“张兄慢走，我替你打发他们！”

陈伯煜说罢拨转马头停在原地。张三听到陈伯煜的喊声，仍然跑出一箭之地，由于马失前蹄，几乎把他摔进泥坑，这才勒住丝缰，战兢兢回头观瞧。心里就象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

来者正是鲁阴松和他的一个徒弟。陈伯煜往上一迎，两个人各通姓名。几句虚套话过后，由于话不投机，各拽兵器，步下交锋，闪展腾挪，打了十几个照面。鲁阴松大棍一摆横扫千军，朝陈伯煜腰部便打；陈伯煜早地拔葱朝上一纵，大棍走空。陈伯煜不等鲁阴松抽招换式，反臂回腕，一招泰山压顶，苍龙腾雨剑照定鲁阴松直劈下来。鲁阴松一边转身一边拿大棍朝上迎，就听“呛啷”一声，鲁阴松手中那根酒盅粗细的铁棍竟然断为两截。

鲁阴松不由面容失色，拿着半截铁棍后退了几步。陈伯煜单手提剑秉手说道：“多有得罪，望鲁兄海涵。”鲁阴松说了句：“你我后会有期。”怒冲冲翻身上马，带着徒弟飞奔而去。

张三早吓得面色惨白，舌头吐出多长，好半天缩不回去。心说：好家伙，鲁阴松的铁棍都被削断了，我那把“宝刀”算得了什么啊！他正惊魂未定，陈伯煜赶上了，淡淡说了句：“不用怕，他们已经走了，咱也赶路吧。”一抖丝缰，嗒嗒嗒走到了前边。

张三随在后边，贪婪地瞧着陈伯煜的宝剑。陈伯煜头也没回，说道：“在河北我一见你，觉得你神色慌张，就猜想有仇人跟踪，但你我素不相识，既不便多问，也不愿帮助你去得罪别人。后来在店房一时失手，把你的宝刀毁了，心里过不去，这才愿随行保护你。回头我寻一把更好的短刀给你送去。只是以后不要再调戏良家妇女了，那是江湖中人最不名誉的事啊。”张三羞得面红耳赤，喃喃地辩解了两句。

陈伯煜没再说话，双脚一磕马镫，乌骓马放开四蹄，轻快地奔跑起来，不一会儿就把张三拉下多远。张三急忙紧挥马鞭，不管黄骠马怎样狂奔，总是和陈伯煜有着一段距离。张三心里发恨，暗自骂道：“好你个陈伯煜，算什么英雄！你削坏我的宝刀，又故意慢走让鲁阴松追上来，好卖弄你的宝剑，呸！真他娘的坏心眼，老子不领你的情！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薄暮时分来到许州北关，在四通客栈门前，陈伯煜带住了坐骑。店小二急忙过来招呼：“哎呀，这不是陈大爷吗？您老回来了？”说着话便上前拉马。陈伯煜骗腿落地，在小二肩上拍了一下：“你小子长高了啊。小孬，给我找两个单间。”“您一人要两间屋？”这时候张三也到了，陈伯煜用手一指说：“还有我这位朋友，各住一间。”“好哩，里边请！”

两个人茶饭已毕，各自回屋休息。张三躺在床上，尽管十分疲乏，还是难以入睡。今天又生气，又害怕，又惊奇。一闭上眼，就看到了鲁阴松的大棍和陈伯煜的宝剑。一想到剑，不知道哪儿来的精神，一骨碌就爬起来了。因为他和陈伯煜住隔壁，中间仅有一道木板墙，张三睁一目眇一目透过木板的缝隙朝陈伯煜屋里观看，就见陈伯煜向店小二说了句什么，小二点头走了，然后拿起那把寒光闪闪的宝剑，在小心地擦试着。张三看着看着，只觉得两眼发呆，口水流出多长，恨不能一下子把剑夺过来，仔细观赏一番。他不顾疲倦，跳下床铺，趿拉着鞋来到陈伯煜的屋子。

陈伯煜微微抬了抬头，问道：“张兄还没休息？”张三

笑道：“长年闯荡江湖，走这一点路算什么。陈大哥，鲁阴松的铁棍没有把宝剑碰坏吧？”他往前凑了凑，伸着脖子观瞧。陈伯煜得意地哈哈大笑说：“慢说是铁棍，就是铁锤也休想碰坏我的宝剑。不信你瞧，哪儿有分毫的损坏？！”

张三急忙擦了擦手，象接圣物一样，恭恭敬敬捧过宝剑，他那手都颤了，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，反反复复仔仔细细看了数遍，连剑身上所嵌的七颗金星，都瞧了半天。用中指弹了弹，口边吹了吹，真舍不得放手。他希望陈伯煜能说一句：“作为你那口宝刀的赔偿，拿去用吧！”可是等了半天，陈伯煜不但没说，反而把剑接了过去，用绒布擦了擦，收入了剑鞘。

张三若有所失。陈伯煜并没有在意。张三结结巴巴的问道：“陈大哥，你这口剑称得上天下奇宝啊，只怕再没有比上它的了。”

陈伯煜摆着手说：“张兄过奖了。其实比它好的剑还有的是呢！且不说干将、莫邪、湛卢、巨阙，这些古人的名剑，即愚兄之剑也是一双。这一把叫苍龙腾雨，还有一把白龙吟风。”张三急忙问道：“白龙剑现在在哪儿呢？”“白龙剑原是荆妻所佩。五年前内人见背，就把它交给了小女。”张三眨巴眨巴眼睛问道：“如果这两口剑碰到一块，哪口受损呢？”陈伯煜说：“这都是流传千年的宝剑，质地不分上下，只是颜色稍有不同罢了。”

张三愣怔了半天，又问道：“陈大哥，令爱芳龄几何？她的剑术也很高明吧？”陈伯煜说：“小女年方十四，自她